

中国现代

诗歌

名家名作原版库

无弦琴

阿垅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

无弦琴

● 阿 垅

据一九四七年一月希望社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序

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委托,我在去年十月,接手原版库的选编工作,先是散文,之后是小说、诗歌。现在,散文部分已然出版,小说早已交出,新诗也大体编排就序了。

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项工作,无非是基于将那一时代的作品梳理一过,为阅读与借鉴提方便。并无更多意图。

关于选编工作,阿英先生在《夜航集》中说过一段很得甘苦的话,他说选编是一件大事,所选的本子,如果做得出色,“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更能不朽的。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好的选本,往往是不容易消灭。理由是: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粹成分,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不多的时间,来了解更多的东西,但这样的选本,决不是‘随意挑选,拉杂成书’的一类。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如果选家是优秀,肯把选书当作一种事业,认真来做的。”至于我现在做的这项工作,自然比不上选本,可以把几个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精华荟萃,但,有一点相通的是,选好作家的代表作,也只有“当作一种事业”才能做得好的。而且,除认真外,还应该是行家。我虽然对中国的新诗做过些研究性工作,但并无高明深见,自接受这一工作后,颇感吃力。最简捷的办法是向前辈与行家请教,为此

给牛汉、吴思敬、刘福春等师友添了不少麻烦，是应该深谢的。

做过选编工作的人，大概都遇过访书的困扰。因为访书是选编的基础，访书不得，也就无书可选。中国的新诗从本世纪初叶萌孽，至今不足八十年，但要访得较有价值的本子（不仅指版本），却比登天还难。这类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垃圾，只有做还魂纸的资格。近年却又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更难得一见。于是有些原该入选的书籍，只有阙如。这是必须说明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限于选编原则，有些诗家在1949年之前，没有单行本行世，也不能收录，这是十分遗憾的。但，尽管如此，收入本书库的，也还不少，即：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郭沫若、宗白华、俞平伯、冰心、徐志摩、闻一多、王独清、李金发、穆木天、冯至、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林庚、何其芳、阿垅、王辛笛、田间、陈敬容、郑敏、废名等二十五位诗人的代表作。读那时的新诗，真有些百感交集，时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触。仿佛那些诗，依然同我们今天的生命接轨。而时间也过得真快，且不说最晚的一本诗集面世已四十余年，就是从我开始这套书的工作，发端之时，还是去年的初秋，现在，不仅草叶黄了绿了黄了，而且天地也已皆白，飘起了作为冬的标识的雪花，金字塔形的松与桧也将油绿褪成乌黑，装点成圣诞树的模样了。在这样的时候，免不了回顾过去的工作，我不敢说，有多么精彩，但无愧于心的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敢懈怠半分。现在，可以放松一点了吧。当然，也不能免俗，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一些愉悦，至少是从始至终全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顾志成与奚跃华两位先生。同时也希望听到一声两声打破寂寞的音响。这又免不了戏台里喝彩之嫌。但是，不

为僧，不知头皮冷，于是写下这些原可不说的话，权作序。所谓斑鸠嫌树斑鸠起，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

王彬

1993年11月19日

阿垅(1907—1967)，生于杭州。原名陈守梅，笔名另有S.M.、师穆、亦门、斯蒙等。

阿垅是七月派诗人。七月诗派形成于抗战初期，经历了两个战争年代，其形成与发展与胡风、艾青、田间的影响分不开。七月派的诗人不仅亲历了炮火的考验，而且自觉将他们的诗歌创作融合于血与火的洗礼之中，一如胡风所说过的那样：“现实主义的第一义的任务是参加战斗，用他的文艺活动，也用他的全部行动。”作为七月派诗人，阿垅也正是这样，他曾明确地说过：“诗，正是政治”，首先把诗歌视为一种战斗的武器。阿垅的诗歌，真挚、坦诚，呐喊着时代的呼声，在朴素的形式下，浓郁着战斗的抒情气息。比如他写于1939年2月的《哨》：“一月的夜的延安：/前线带回来的一身困倦，/从这深深的夜逾越过去/又是新红太阳的战斗的明天，/战士们需要香甜的休眠。/嘉岭山上的塔对着蹀躞在广场上的伙伴/他在他的哨位上！/深沉的夜的十二点到一点，/天上/orion横着灿烂的剑，/北极星永恒的光/从太古以前/直到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写得庄重、雄迈而又深沉。罗洛说，阿垅这个人“真诚得痛苦，严肃得固执，热情得偏执”。大概，由于个性的原故，“爱情，对于阿垅来说，是苦味的蜜，流血的幸福，断弦的琴。”大概，也就由于这个缘故，阿垅的爱情诗也就颇有特色。有人做过统计，阿垅写过四十多首爱情诗，除五首写于1939年至1941年间，其余的都写在1944年以

后，写给他的妻子张瑞的。在他的爱情诗中，最为称颂的是《无题》：“不要踏着露水——/因为有过人夜哭。……/哦，我的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但是不要计算星和星间的空间吧/不要用光年；用万有引力，用相照的光。/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写得深沉高洁，有很强的回味余地。阿垅说过：“就我的理解，爱情是，把最好的自己献出去。”又说，“我不相信仅仅的爱情；同样，我也难于理解仅仅的战斗。爱情使人乐于生活，从而，如果真正有了乐于生活的爱情，也就有了为解救生活的战斗。在人生斗争中，爱情本身也不得不是一个斗争，而且被历史的——社会的条件所约束。”从而揭示了他的爱情诗为什么“总令人感到一种时代的压迫，和斗争的血泪。”

《无弦琴》，由希望出版社出版，1942年8月于广西初版，1947年1月上海再版，这里依据的是上海版。收新诗十九首，书前有献辞：“献给——三个平凡、痛苦而又崇高的灵魂。”下注：“1946年3月，妻R为了‘被侮辱与损害’自杀而完成人生；四月，妈妈被痛苦和心脏病压倒，死得突然而又平静；十月，母亲以第三期肺病结束了劳苦、微贱、善良和她的期待！”可见作者此时沉郁、悲愤的心境。《无弦琴》署名“亦门”，系七月诗丛之一。

总 目

1. 胡适:《尝试集》
2.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
3. 刘半农:《扬鞭集》
4. 郭沫若:《瓶》
5. 徐志摩:《志摩的诗》
6. 宗白华:《流云小诗》
7. 王独清:《圣母像前》
8. 闻一多:《死水》
9. 穆木天:《旅心》
10. 李金发:《微雨》
11. 俞平伯:《冬夜》
12. 冰 心:《春水》
13. 废 名:《招隐集》
14. 戴望舒:《望舒诗稿》
15. 冯 至:《十四行集》
16. 臧克家:《烙印》
17. 阿 垅:《无弦琴》
18. 卞之琳:《鱼目集》

2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 19. 艾 青:《北方》
- 20. 林 庚:《春野与窗》
- 21. 何其芳:《预言》
- 22. 王辛笛:《手掌集》
- 23. 田 间:《给战斗者》
- 24. 陈敬容:《交响集》
- 25. 郑 敏:《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
- 26. 穆 旦:《穆旦诗集》

目 次

小兵.....	(1)
哨.....	(4)
到战争里去啊!	(5)
纤夫.....	(8)
读信	(15)
握手	(17)
谣言	(20)
南寄	(22)
街头	(23)
雾	(26)
读吉诃德先生传半卷	(27)
犹大	(31)
末日	(33)
黄昏曲	(41)
三角	(43)
知道	(46)
寂寞	(48)
刀	(50)
再生的日子	(52)

小 兵

——为保安十二团五连二等兵赵云南作

像阔大的手上的一个小指，
茁壮的行列里特别显得矮小：
戴一顶宽大的灰布军帽，
即当地盖住了眉毛。
立正，
头才比枪口高，
（当然是没有上刺刀的）
问起几岁，
回答个羞涩的一脸黄皮与一嘴白牙齿的笑，
伸出只嫩枫叶样的小手来，
卷了又卷的袖口还是太长的，
大指与小指好玩地向天一翘，
“十六了。”
“十六了？……”
即使年龄是真实的，
体格绝对是没有成熟的。
青色的果实出现在市场上，

反感在我的血里燃烧，

市侩们是可杀的！

（那些政治的市侩啊！）

农人是可怜的！

“枪不太重么？”

“不呢。……”

“你知道打日本？知道？”

“知道。……”

“你不怕飞机么？还有大炮？”

“……”

我不是恐吓，

战斗哪里是孩子的责任，

现在也正轮不到孩子。

孩子是中国的苗啊，

苗，

暴风雨，这稚弱的它哪里受得了——

那疯狂的火山之流的雷与电？

那蛮性的拳头大的巨雹？……

这哪里是这样的孩子所受得了的？

他还没有锻炼成战斗的胆量呢！

他还背不动枪呢！

这是中国的苗啊，

应该好好地保护啊！

怎么反给了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疯狂而贪吃的炮火？

“你还太小啊，你当兵还早！”

“不，我要当兵，我能打日本的。”

这不是街头播音机的春风里的论调么？

但是，

我终于悚然地惭愧了，

这声音严重地反驳了我，

未成熟的躯体里怎样充满了成熟的战斗意识，

我怎样看轻了中国的孩子啊！

孩子的血是更纯洁的，

中国的版图不需要这更鲜艳的颜色么？

更肥美的，

中国的土地需要灌溉啊！

（像龟裂的旧稻田）

孩子！我祝福你

祝福你在战斗中成长！

一九三八、六、一八·衡山，南岳市。

哨

一月的夜的延安：
前线带回来的一身困倦，
从这深深的夜逾越过去
又是新红太阳的战斗的明天，
战士们需要香甜的休眠。
嘉岭山上的塔对着蹀躞在广场上的伙伴
他在他的哨位上！
深沉的夜的十二点到一点，
天上
Orion 横着灿烂的剑，
北极星永恒的光
从太古以前
直到春风的将来
照着人间。

一九三九，二，四。

到战争里去啊！

马 夫

马夫牵着马
在乱石的小河边吃水，
“同志！
你自己
为什么不骑？”
“只有打仗的配骑它！”
他的阔大的脸
用黄牙齿笑着
手指亲爱地
抚摩着那发银光的刚毛，
像抚摩夹在膝间的小女儿，
马挥动着长尾巴
转过脸来
向他长嘶。

老 兵

老兵

骑在瘦马背上
从清晨的薄雾里
朦胧地走到树林边来，
又朦胧地深入薄雾里去。

他

一顶污秽的军帽低压着多纹的额
胡子上凝着浓霜
鼻子里喷出热息
凹入的小眼合着
皱瘪的两颊下垂
手深缩在绵袖筒里
马缰落在枯秃的马头上
背影
困倦地驼着
让波动不定的慢步把自己送到什么地方，
一天又一天，
背了刀——
有一点灰土
有一点铁光
有一点锈蚀
有一点霜
有一点血影照着朝阳。

难 民

“从哪里来？”

那是一句使人脸红的话

故乡变一大片断砖残瓦

没有了家

在湖堤上徒然剩着杨柳、桃花；

“到哪里去？”

前面

是永远的道路

浩瀚的风沙啊！

“从战争里来的，

到战争里去啊！——”

一九三九、一二、二八·西安。